



红色记忆 永志不忘

耿瑞云 口述 付利柱 黄伟男 整理



1928年5月，我出生在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大耿庄，1948年7月入伍，服役于人民解放军三一三二部队。曾参加和经历了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湖南等地的战役及大西南剿匪。

1949年4月，参加渡江战役时，我因个子矮小被分配到卫生队，在随军学校做卫生员。当时的教导大队，也叫后备干部储备大队，里边的干部战士都是老革命、老红军，是时刻准备补充到一线战斗部队中做排长、连长的基层指挥员，综合素质和战斗意识都十分强，敢打敢拼不怕牺牲。国共和平谈判破裂后，人民解放军决定展开渡江作战。作为一个被称为“旱鸭子”的北方人，没见过大江，也不熟悉水性，不仅晕船晕水，还有一定的恐惧心理。为了克服这种困难，部队在淮河边上开始进行渡江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演练，战士们很快适应了环境，并掌握了一定的渡江作战技能。在战斗打响前，我军摸清了对岸国民党军队主要工事、碉堡和一些火力点位，开始对国民党军队的阵地进行了大范围的炮击，两个小时的火力覆盖之后开始全面渡江。当时因为条件有限，解放军很多帆船都是用木板做成的，我趴在船头用铁锹做船桨顶着枪林弹雨快速地向对岸划。长江的江面上还有国民党的军舰来回冲击，有很多小船被撞翻，战士们落入水中，小船上只有用稻草编制的简易救生圈，很多战士趴在上面奋力地向对岸游过去……

渡江战役胜利后，我跟随部队来到了芜湖市，驻扎在一个破旧的大仓库里。当时还发生了一个因没有文化和见识而产生的笑话。当时仓库没有窗户，一片漆黑，几天里大家都在发愁照明的事。一天，连队的文书无意间把自己的背包挂在一个墙壁的电闸上，把电闸坠了下来，突然仓库内的灯都亮了，大家都愣了，当时队伍里的战士们文化水平有限，都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有人赶紧说，大家都别动，千万别弄没电了。这也是当时发生的一件非常有趣且让战士们记忆犹新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部队一路转战到南京，在南京城外的一个大机场驻扎了一个月，之后又跟随部队赶赴上海。解放军的军纪严明，每到一座城市都严格遵守纪律，不到百姓家里拿东西、借东西。跟随着前线部队，追击着打散溃逃的国民党军队。当我们到浙江杭州，在国民党军队逃跑丢弃的一个被服厂里，部队找到了做棉衣的原材料，由于时间紧迫，战士们把没弹过的棉花用树条简单抽打，装在棉布里简单缝几针就当棉衣穿了。部队每天都要奔袭120多里地，有时顶雨夜行，因怕暴露目标不能打手电筒，道路泥泞湿滑，很多战士们跌倒后爬起来继续行军。为了减轻行军负担，上级命令，除了手榴弹和枪不能扔，其他的都可以扔。继续追击敌人十多天，到了江西玉山，休整了一天。由于连日行军，衣服没时间换洗，雨水加汗水，衣服都是一股馊臭味。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部队进驻到了湖南，在追击敌人到乌江口岸时，敌人一个营在那

里驻守。我所在部队的一个连，渡过乌江绕到了敌人的后方，前后夹击，全歼了敌人，大部队顺利渡过乌江到了遵义。在遵义会议所在地附近进行了一次休整。根据上级指示，随军学校开始吸收一些地方上有文化的人员，成立了西南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开始为新中国培养人才。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所在的部队从遵义坐了一个星期的汽车到了重庆，后又到了武汉乘火车来到河北。去往河北的路上经过河南老家时，随军的一个同乡战友告诉了我父母当时的情况，家人才知道我还活着，这是我第一次与家人见面。随后，我就随部队来到了通化市，编入到外科卫生队。

在集安市，我们过江进入朝鲜，走之前，当地的县委县政府给部队准备了饺子，想让大家吃点热乎的饺子再过江打仗，结果饺子刚下锅，敌人的轰炸机就呼啸而过，一锅饺子全被掀翻在地，大家就捡起了半生不熟的饺子大口吃了起来。很多战士都是抱着为国捐躯心态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士们分批过江，来到了朝鲜的江界（朝鲜的城市名），这个城市已经被炸得没有一间完好的房子了，我们就在山上挖一个个地洞钻进去当房子住，用白布围一个帐篷做病房，用草铺在地上睡觉，吃的是炒面、晒干的酱豆和高粱米，零下40多度的气温，很多战士都被冻伤了。

抗美援朝胜利后，我随部队留在了朝鲜，帮助朝鲜战后恢复生产建设，一直到1958年回国。在朝鲜期间，我们曾经踏着没腰深的雪到山上砍树盖房子。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多数战士患上夜盲症。有一次，我在去朝鲜老乡家的路上摔倒了，朝鲜老奶奶特意去集市给我买来鸡蛋，没有篮子装，就用稻草一个个的绑起来编成串拿回来，把鸡蛋煮熟给我补充营养。要知道在那个极度困难的时期，每一个鸡蛋有多么珍贵。8年的时间里，志愿军和朝鲜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即将回国时，朝鲜百姓又是唱歌又是跳舞，舍不得我们离开。

回国后，我到伊通爱民乡卫生院做了院长，当时乡里党员非常少，没有组建党支部。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战士，我发挥好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在上级党组织的支持下，我在医院建立了党支部并发展了党员，还带动了全乡各个单位都建立了党支部，把党的优良传统和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了地方。

在爱民乡卫生院工作期间，有几次调到县城工作的机会都被我拒绝了，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到条件更好的地方去工作？我常说，我的很多战友把生命都留在了朝鲜战场上，我能活着，还有什么条件可讲，为基层老百姓服务就是我一生最大的追求。

今年，我95岁了，能活到现在，看到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安居乐业，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



不忘初心 永远跟党走

杨建 口述 李鹏 整理



我于1930年5月14日出生，1943年1月入伍，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8军113师炮兵2连服役，1958年1月1日退役，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我的老家在革命老区沂蒙山。1943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也就是那年，我姐姐和姐夫从部队回来探家，我求着他俩带我参军，然后他俩就偷偷地把我从家带走，就这样，14岁的我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

我被编入山东军区滨海新区25团，因为年龄小、被分到团长部当首长当通讯员，一干就是四年。从14岁到18岁，我跟着部队走南闯北，沿途百姓对八路军的爱戴和拥护让我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信念。

1947年，我们部队来到了东北。在打完四平之后，部队撤到东丰县。当时，我已经到师里的宣传队当宣传员了，到哪都写标语口号，宣传共产党的政策。1947年7月7日，连队指导员王长海，还有一位女同志，也是党员，他们俩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入党，我说：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为群众服务，我愿意入党。听我这么说，女同志就说“既然你愿意入党，那跟我们走吧”。当时入党都是秘密的，不是公开的，这位女同志和指导员就领着我到东丰县郊一片苞米地里，我的入党申请书早就写好了，我们在苞米地里庄严地完成了入党宣誓。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那时的想法就是积极工作，英勇战斗。在我眼里，共产党员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工作积极认真，打仗勇敢顽强，为解放劳苦大众，建立新中国而英勇奋斗、敢于牺牲的人。

从穷苦人家的孩子，成长为理想信念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员，我的人生从此进入了新的阶段。朝鲜战争爆发时，我在38军某师某团炮兵二连任指导员。当年10月，我们38军首批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们连队参加了前四次战役，历经数番苦战，174人的连队最后只剩下了17名战士了。

回想起来，那时我们部队在入朝之前还是做了一定准备的，棉衣棉裤都穿上了，就是粮食、弹药不够用。因为敌人的空军整天在空中盘旋，没完没了地轰炸、扫射。大白天在公路上别说汽车，就连行人都不敢走。部队打过三八线进入南朝鲜以后，由于物资运不上去了，在打第四次战役时，我们在山上连续七八天没有东西吃。最后，只能冒着生命危险跑到山下挖田地里的冻土豆吃，还不敢用锅煮，怕被敌人空军发现，只能硬啃。我现在都吃不了凉东西，就是因为当年吃冻土豆把胃给吃坏了。不过吃这点苦也没啥，因为那时就没打算活着回来，共产党员就是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大家都是带着这个信念去的，命我都不打算要了，还能怕吃苦！就这么一直坚持到停战。等停战了，我就回了老家探亲。出来十年多了，跟家里父母一直没有联系，所以当时我母亲见我回来了，抱着我一个劲地哭啊！我姐姐也说，自从我走了之后母亲天天夜里哭，因为战场凶险，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活着。

战争结束后，我们38军调回国内，驻扎在通化。当时正赶上地方军区要在各县成立武装部，因此，从部队选了一大批干部派到地方工作，我就服从组织安排，被分配到吉林军区双辽市武装部工作，从此，扎根在了双辽。

传承历史伟业 担起时代责任

——追寻老八路父亲的理想信念足迹

何梦浩



1937年初，我的父亲何锐锋离开家乡山西省安邑县，参加抗日决死队（后改自卫队、游击队），转战太岳山区、太行山区。历经“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八路军129师、延安炮校、延安抗大新四旅、晋察冀中央局政治部、华北军区、中央军委直属等部队。参加创建晋察冀根据地、大生产运动、延安抗大学习，聆听过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讲课。参加过百团大战、上党战役、解放石家庄、解放太原等数十次战役，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遭受大难，山西军阀阎锡山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走“联共抗日”道路。我党趁势依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整合晋南、晋西南地区各县自卫队，打起“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大旗，山西新军的第一支战斗部队从此诞生。

1937至1938年，在太原军政训练班，实际上是我党的军事政治干部学校，造就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在这里，父亲第一次对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认识。

1940年5月，组织上选送父亲到太行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四团学习。父亲说：“通过学习我渐渐知道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懂得了不仅要打倒日寇侵略者，更要推翻制造灾难的反动统治阶级。只有这样，广大的被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才能求得解放，摆脱贫困。”

1941年，父亲在浮山县闫家庄战斗中经连支部书记晋登弟介绍，火线入党，并亲身经历了上党战役、解放石门（石家庄）、解放太原等著名战役。在抗战最艰苦时期的1942年至1945年间，中央开办陆军中学，选调一些年轻的干部和少数优秀士兵，学数理化、学军事、学政治、学理论。父亲被选送到太岳陆军中学，后与太行陆军中学合编为延安抗大七分校。“一支钢枪练军事，一支钢笔学文化，一把镢头搞生产”是父亲当时学习生活的真实写照。

父亲把一生献给了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虽然几经沉浮坎坷，但他一直信仰坚定，恪守宗旨；他性格率直磊落，刚毅严厉；他行事果敢担当，亲近百姓；他以事业为重，不计个人得失。1958年，父亲从中央军委直属某部转业至东北

的一个县城。1962年至1978年，父亲在东丰县做副县长，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为老百姓服务上，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当地群众一直拥护他，喜欢他、赞美他。

1970年，父亲筹建县里一硅材料工业项目，当时计划经济时代的县域工业少有规模企业。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父亲拿出战争年代敢打敢冲精神，全身心投入创建当中。他带领各路优秀人员吃住在工地，以大会战的气势和干劲，仅用27天就在北郊十二间废弃的“娘娘庙”里建起一座工厂，即东丰铁合金厂，第一台350千伏安电弧炉投产达效，填补了东丰县重工业生产的一项空白，并成为了县里的四大支柱企业之一，利税大户。企业职工最多达两千余人，是全国中小铁合金厂中规模最大的企业。直至今天，还有许多人对此称誉不已，怀念建厂初期的往事。

父亲在东丰县有着极佳的“口碑”，深受群众拥护。好多工人、农民甚至小商小贩都成了父亲的朋友。1978年，在东丰县下放了16年的父亲，从县里调回地区工作。临走时，县委大院里站满了自发欢送的干部群众，他创建的铁合金厂也来了好多职工，他们依依不舍地送了父亲一程又一程。

我常想，是什么信念使一个吃不饱饭的穷小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国家生死度外，忍饥挨饿奋战沙场，笑洒热血抛头颅，历经多舛初心不改”。研读父亲的人生轨迹，我得出的结论就是“一生守初心爱百姓的理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仰，为党、国家和人民多做好事的信念”，这就是一个老八路，一个老党员，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风范。

